

補  
銘頌贊辨論解

耳溪集八

傳  
自序  
雜著

共二十二

~ 16  
2330  
8



和  
號 2330  
卷 2/8

耳溪集卷十七目

銘頌贊

禹鼎銘

渾儀銘

雷斧銘

威斗銘

葫蘆茶注銘

丹砂研山銘

程君房墨銘

義士權公復興烈婦瑞山柳氏旌閭銘



贈冠頌

御賜太學銀盃頌

元子宮睿筆贊

辨

遷葬辨

潮汐辨

五就桀辨

反桐葉封弟辨

李翰林詩辨

范增論辨

管仲不死子糾辨

七情辨

論

質文論

經權論

五霸論

太史公改古文論

解

形解

聲解

耳溪集 卷十七  
詩解  
格物解

--	--	--	--	--	--	--	--	--	--	--

耳溪集卷十七

銘頌贊

禹鼎銘

維食肇燧維器以化木異于火厥利弘大夏德時興  
奄有九宇涿水既績辨方宅土載營神器于塗之陰  
剖山採海天下無金萬冶齊作舉燧如電豐隆運斤  
蜚廉扇炭砰厖融爍紫焰絳天乾剛坤厚陰縵陽文  
俯視九丘以數厥器象此三德爰命其趾薦以百牢  
弗膏爾腹鞭彼萬牛弗搖爾足廼命工垂儀肖萬有  
水妖木恠窮形盡類神駭鬼吁奔走竄伏魑魅夔象



弗山弗澤昔水土肇平惟物繁興今篆厥象罔有遁  
情迺命大亨報帝成功享我高靈以及羣宗山祇瀆  
神飫薌歆餽百蜡衆鬼霑渥熏苾騰和產祥物無違  
惡享承天祐神人懷附維此彝器惟禹之績待人而  
寶匪器則德得之者昌棄乃滅亡敬納大廟章告來  
王

渾儀銘 應製

蒼其色耶穹其形耶窅卉旭三光齊懸五緯適皇班  
交錯在天成象在器成形理莫忒惟皇繼極觀象授  
時欽時若璿衡既在周髀繼興宣夜作機緘密運躔

度粲如闡橐籥爰究故制聿創新器銅其質圓蓋象  
乾方趺則坤渾元幹蟻盤左轉水輪上激流不息雙  
精璧輝五曜珠聯旋四陸天周三百日至千歲可坐  
測仰觀俯察陽舒陰擎若符合巧曆奚施離婁矐目  
天造奪后用克審代天理運變人極匪器為貴惟理  
之微宛於穆茫茫堪輿不遠其求盍常目臣拜作銘  
因器寓諷勗 聖德

雷斧銘

大塊之聲其名為雷起自地底鳴于天隈隱隱其轉  
號號其來乘陽而奮應律而回一聲初發百昌齊開

耳溪集 卷十七  
蟄蟲皆驚響振九垓石選而碎山觸而摧勾萌甲坼  
仙禽胚胎神斤飛火鄧林揚灰聖人垂象如仰盂盃  
長子乘乾御雲徘徊不喪七鬯肅清靈臺

威斗銘

曉嵐紀公贈以宣德硯丹砂研山程君房墨  
玉如意威斗葫蘆茶注俱是文房佳品也研  
與如意賦得長句威斗研山諸品銘以識之  
帶書而謝蓋報瓜之意也威斗範銅鑄成形  
如熨斗色甚蒼綠柄長七八寸

在天成象維北有斗在人成器其運以手威如之吉  
虛中乃受四海同量博施寡取孝子用酌以祈黃耆  
縫女司火煥彼寒蔀出自金刀寶如瓊玖故人贈心  
式堅且壽

葫蘆茶注銘

葫蘆茶注一葫蘆盃一康熙時印摹者也茶  
注與盃俱以葫蘆造成而茶注色黃而方四  
隅印自天申福四字覆之以蓋蓋懸小蔓盃  
色黃而圓畫以雲文俱安於樺床床安於臺  
臺亦以樺雕鏤製作奇妙

葫蘆之腹兮以受酒漿葫蘆之口兮以注茶湯爾質

本圓兮爾頸本長長胡然而短兮圓胡然而方豈伊  
天造兮人工之良不假雕鏤兮有文成章止而不遷  
兮君子有常吸彼沆漭兮清我肺腸

丹砂研山銘

研山以辰州丹砂石削成五峰色蒼而斑丹  
砂點附於峰間高三寸許長五六寸安於樺  
床

補天餘質支機隕精氣凝丹砂影澈水晶不偏不倚  
如山如屏中山之豪食于管城陶泓陳玄暨楮先生  
聯翩文苑若弟與兄縱橫變化萬象皆形幽挾鬼神

明輝日星

程君房墨銘

墨程君房所製形圓而厚周可數寸兩面皆  
有畫

桂林之烟麟角之液雲蒸霧合風曬日炙形摸滿月  
色象玄默紀言載道倉點羲畫爬羅百氏光被八極  
禿盡岱松剪破淇竹手與心通操約用博無脛自至  
尊若拱璧

義士權公復興烈婦瑞山柳氏旌閭銘

東都有義士曰權復興少病足不良于行萬曆壬辰



之亂奮身提戈赴戰而死其妻柳走尋屍莫之得乃以遺衣招魂而歸哭謂家人曰夫死於鋒而失其屍是吾罪也何以立天地間今將從死可耐於衣履之藏遂閉口絕食九日而殞方伯上其事並其夫相先後旌其門豐山洪良浩題其閭曰

人有大倫夫婦君臣死於君是謂成仁壯夫則有斃者與焉妻死於夫以身殉天生不獲屍瘞從其魂三綱得二亦有婦人鷄林之野東海之濱惟忠惟烈丹楔雙門風雨淒淒飛鳥哀鳴山高海深星輝日晶邦人拜跪 聖主旌之百世流芬太史銘之

贈冠頌

活山居士夜失冠不能出門太守聞之贈以新冠爲文以祝之居士卽南上舍龍萬也

古有竊屨今聞竊冠屨或可闕冠不可刪不屨曰跣無冠曰免君子可跣而不可免何不易之以端冕星星白髮元服是加勉爾德之日新兮共此冠而峩峩御賜太學銀盃頌

上之二十二年戊午冬十有二月己亥下御題于太學試諸生于泮水之堂選其尤者咸筵于庭再觀其詞宣饌以勞之錫以銀盃篆其腹曰我有嘉賓蓋輟

所常御者而寵異之也爰命大司成臣晚秀銘其背  
藏之太學申命近侍臣暨入庭諸生詩以颺之又命  
臣良浩序其首誠曠代之盛事也臣謹攷國朝故事  
昔我 太宗大王賜青花盞於太學俾用於旅飲亦  
粵我 成宗大王宣以法醞仍賜畫罇畫鍾逸於兵  
逮我 孝宗大王降御札續舊典特賜銀盃一雙寶  
藏之至今百有四十年矣洪惟我 列聖崇正學敦  
文教煥乎有章顯于東土今我 聖上踐其位述其  
事累熙重光昭明有融尤惓惓於造士之道先之以  
經禮肄之以文藝有講有試親自導迪如嚴師之誨

門生慈父之誘子弟法周官之司馬準漢家之博士  
作而成之若時雨之化况此錫盃之寵上符於 聖  
祖禮意優重情志孚洽尊如弘璧傳之無窮猗歟懿  
哉邨之風曰公言錫爵魯之頌曰在泮飲酒若稽于  
古可與匹美矣臣職是太史既書于策又兼師儒敢  
進嘉頌頌曰

穆穆有臨藹藹吉士教惟多術必培其氣培之如何  
溫恭遜悌存心以仁禔身以禮何以導之先德後藝  
優其餼廩月講旬試循循有序賞善罰否厥或不率  
董用周制斐然其興遵王之軌如鳥斯飛如蛾斯化

咸造在庭于彼泮水獻賦孔碩 王心燕喜旨酒嘉  
殺言錫之觶 列祖攸行是述是繼尊為重器光垂  
永世以讌以射或揚或洗攝爾令儀防爾逸志既飽  
以德將之無醉又面命之浹于肺髓青青者芹在泮  
之泚魚躍于沼鹿鳴于野和氣融液八表咸暨臣拜  
作頌多士濟濟稱彼兕觥於萬斯歲

元子宮睿筆贊

癸丑 元子宮睿齡四歲書  
太平二字賜翰林洪樂游

萃乎其干雲之竹濯乎其出水之蓮瑟如玉之溫精  
如金之堅四歲纖手大筆如椽天人戲而一揮太平  
基兮萬年

辨

遷葬辨

良漢既葬考妣之十有餘年乃以丙寅四月獲善地  
于鎮川將以明年某月某日改葬于是從日者議也  
既有期通告于親友或聞而責之曰子知風水之說  
乎古者不封不樹擇不食之地而葬焉故仲尼葬父  
於五父之衢季札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擇地也彼風  
水者誰為而孰傳之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欲其泊然  
歸復于土耳無故而搖動之非禮也余嘗疾夫世之  
人動於禍福之說崇信術士之言輕發掘其父若祖

墳墓東走西馳不擇遠近甚者或今年而一遷明年而一遷一人毀之則又從而遷之使其先人之體魄不能一日安於幽宅而以求生人之福利嗚呼是可忍耶是可忍耶使其有理如是而獲福者未之有也况無其理者乎子之通明宜有論著以闢世人之惑乃反從而效之也良漢蹶然起而對曰善哉微子之言何以發吾心之所存也吾雖無狀未嘗病風而喪性獨何敢無故而驚動先人墳塋以戚在泉之靈以徼其福哉所以爲此者蓋不得已也嗚呼余不孝獲戾于天生十年而失慈母又三年而所怙捐背時余

冲騃無所知識徒能從人哭泣而已豈知送死之大事慎終之遺義乎禮曰卜其宅兆子思子曰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余之所悔多矣葬而不卜地窆而不同兆此爲余沒身之恨以爲猶不葬也况其水土下濕風氣浮淺塋域薄狹殆不足以安體而妥靈也葬親如此尙能自列於人數中耶此所以日夜痛心苦骨當食忘餐而寢不安睫者也吾豈惑於風水之說哉蓋不得已也然則子之設心如其急也又何待乎十年之久也曰是者所以重其事也吾年未壯則慮事不精地不審則恐有後悔力不

足則物不備具三者皆不可以有爲也吾所以隱忍至此者蓋有所待也今也吾年逾弱冠可以勝事矣周遊圻甸以及湖中三入鎮川而後占一隙地焉度其面勢而宜相其陰陽而叶質之卜筮而從地不可謂不審矣躬稼而節衣食積數年而儲蓄稍贏力又可以有爲矣茲可以無待矣然而猶不敢遽也遍以告諸父諸舅皆曰可然後敢以有事嗚呼如是而可以無憾矣若夫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亦盡吾心之所安而已

潮汐辨

客有問於東海丈人曰天下之水曷皆東注曰天道左旋故日與星東出而西沒地勢右行故山起於西而水歸於東客曰水曷有潮汐曰大氣之呼吸也然則江河無潮而海乃有潮何也曰江河者水之源也其氣常動有下而無上海者水之委也其性始全能翕而能息故凡水之止者皆有呼吸子不見硯滴盆水之有潮汐乎客曰潮之信曷爲日兩至曰兩者陰之數也物屬水者其數皆兩北方之神爲龜爲蛇五臟之腎有內有外客曰潮曷有衰盛曰陽氣羸陰氣乏日者陽精其光常滿月者陰精其魄或缺水與月

同氣而相感故方諸之水取於月光潮汐消息視月盈虛古今談潮者不析諸理而揣以臆千百其塗紛紜荒詭至謂之海鱸出沒之候噫其恠矣客曰均是海也東獨無潮何也曰月生明於西而滿於東故月屆于望出自寅卯水寄旺於兌而藏於震故六八之合震乃納庚水至東而無潮猶月在東而無虧也客曰誠如子言東海獨無呼吸耶曰東海水之歸藏也譬之木花葉發於枝幹而根不動驗之人吹息起自臍腹出於口鼻而丹田常靜故丹田謂之氣海東海者其天地之丹田乎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其理一也

夫何疑焉然氣不出則結水不洩則溢故丹田有穀道以出氣東海有尾閭以洩水玄乎妙哉明此理者其惟伏羲之先天乎坎以活水居乎西而負艮山起西北而江河自出也兌以止水居東南而乘離水會于東而其下沃焦之象也故明乎先天則知水之必東矣明乎水則知海之有潮矣明乎海則知東之無潮矣

五就桀辨

史言伊尹五就桀或有疑之者柳子厚立論而贊之曰是所以見伊尹之大也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

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仁至於湯四去之不仁至於桀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兼山子曰不然是非伊尹之大乃湯之所以大也伊尹之就桀非尹自就湯使之也何以知其然也孟子之言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至三使往聘然後幡然而改夫湯當世之天吏也尹誠有志於堯舜斯人捨湯而奚適然猶待誠之到禮之敦至於三不懈然後乃肯就焉非苟自重也蓋曰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耳桀之暴聞天下雖千駟以將之十幣以先之固

將唾而不顧夫豈不待其求輕身自適至四至五而不知止哉吾知其必無是也竊意湯旣得尹知其賢可爲王者師其志在於拯天下而我諸侯也不足以當之盍讓諸天子乎天子雖狂以聖拂狂天下斯蒙其澤矣我豈得以私之遂進之於桀尹亦曰君命不可違也彼誠我用是湯之德及天下也遂就桀而不可辭桀不用而反于商則湯曰尙庶幾乎復使往焉再反而如是三反而如是至於五反然後知其終不可爲也尹乃不屑復就而湯亦不復強使焉天下於是大湯之仁而甚桀之頑鳴條之師不期而集矣苟非

王漢集 卷十一  
然者以尹之明聖豈不知桀之不可爲堯爲舜而捨其囂囂之樂不憚屑屑之勞耶禮曰事君三諫而不聽則去尹之見桀將納桀於軌也三焉而不用固已厭之斯可止矣奚其五哉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尹旣委質於湯矣知其可與有爲矣烏有小其邦而遲其功背哲辟而從污君是戰國自守之士所不爲尹豈爲是哉故曰尹之就桀湯使之也非尹之大乃湯之大也雖然非尹無以成湯之大斯其所謂咸有一德也歟吾恐柳子之說行則急功計利之徒藉口而興矣故不得不辨

### 反桐葉封弟辨

傳稱成王以桐葉戲小弟虞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遂封之唐柳子厚張皇設辨謂非周公之事後之人靡然是其說余獨以爲不然夫大人之事君也貴乎格其心格心莫先於養其善端戲者真心之發也觀於戲而知其心之善惡矣今王之戲實出於愛弟之良心也王之介弟自是當封之人也天倫之情發於燕私之際藹然有不可遏者則其戲也真王者之善戲也詩云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推以達之足以親九族而化四海矣爲周公者當將順而成就之一



耳溪集 卷十一  
以揚冲君親親之仁一以樹王室屏翰之固一以實天子無戲言之義則一舉而三善得矣斯蓋聖人之精義隨時而處中者也信若子厚之言謂戲言不可踐謂小弱不當封正色以折之驟諫以防之則親親之良心闕矣冲君之失言彰矣此真小丈夫缺缺者之事夫豈大聖人導迪幼主之術耶噫周公以叔父之親居師保之任朝夕左右於王恐恐焉誘其善而閉其邪浸灌培壅使之日趨於正而不自覺耳奚屑於一言一動小過不及而切切然繩尺之哉昔齊王自言好貨好色好勇而孟子不以爲疾乃導之以公

劉太王文武之事蓋欲引其善端而歸之正耳大人之格心也如此長君猶然况幼主乎子厚乃欲自伸其說曰教王遂過至謂之束縛焉馳驟焉僭矣子厚何足以知周公哉

李翰林詩辨

太白望鸚鵡洲懷禰衡詩曰魏帝營八極蟻視一禰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讀者皆謂魏帝視衡如蟻雖以金三淵之博雅而深於詩者猶不免衆人觀乃盛譏此詩曰李白識見大不及子美如使子美賦此當日禰衡氣蓋世蟻視一曹瞞惜乎其疎於觀詩

而淺之論人也余則謂太白之意蓋曰魏武經營八  
極氣勢如彼壯矣而能藐視之如螻蟻者惟一禰衡  
耳故雖受裸身之刑撞鼓之辱而昂然不少挫肆口  
叱罵如犬彘然其稱蟻視者真是極言禰生蓋世之  
氣也若謂魏武蟻視禰生則黃祖乃殺一蟻者也何  
謂斗筲人何故受惡名乎况其下句曰吳江賦鸚鵡  
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鶯鶯啄孤鳳  
千春傷我情既比之蟻又比之鳳耶蟻之死也何傷  
之有以此觀之衡爲蟻耶操爲蟻耶是不難知也噫  
白也之雄才逸氣傲睨一世嘗使力士脫靴貴妃奉

視而竟不免於世禍是亦正平之流也故恒有曠世  
之感望鸚洲而思其賦懷古人而自况焉耳讀其詩  
不知其人可乎余非好辯者將以直太白之枉洗正  
平之辱開後人之惑也

近閱清尚書沈德潛評詩人  
張篤慶鸚鵡洲詩引蟻視曹  
操以蟻屬操  
以視屬衡云

### 范增論辨

蘇子論范增曰增之去恨不早當去於殺卿子冠軍  
時也洪子曰不然蘇子不識增何足議其去就也夫  
增之倡立義帝爲項氏畫剪秦之策耳非爲復芋氏  
之祀也羽之殺冠軍誠有專恣之罪然當是時以新

造之楚攻莫強之秦非羽則無以敵秦增不惟力不能誅羽抑義不可除羽也今乃責增之去謬矣及夫入關而定秦也義當按兵甲封府庫以聽命於懷王而增乃恚沛公之先入忌五彩之成章或勸以加兵或嗾以劔擊是果爲芊氏計耶遂至擅宰割天下分封諸侯自立爲霸王陽尊爲義帝增於是時知有羽而不知有懷王矣故其弑帝於江中也不惟不諫安知非陰爲之謀耶噫羽之失諸侯負惡名在於此成敗之機決於此而默然無一言是不獨不忠於懷王抑不忠於羽也增之爲人可知已其可責君子之去

就耶其去也不在此時而乃在被讒之後則其爲項氏臣而非芊氏臣也明矣豈肯爲懷王去耶甚矣蘇子之不識增也且增年已七十以好奇計名而所謂奇計者只立懷王一事耳其後從羽八年未嘗進賢才收人心建帝王之大業而坑秦卒殺降王陳平歸而不薦韓信去而不追惟斷斷於急擊漢王一策而已何其拙也如是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程子曰天下豈無沛公者正謂此也嗚呼增雖不去項羽終亡何足爲人傑也哉

管仲不死子糾辨

孔子答子貢之間管仲稱其功而不貶其不死程子  
釋之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  
同死可也知其爭之不義自免而圖後功亦可也按  
春秋傳及史記齊世家皆稱糾兄而桓弟獨薄昭遺  
淮南書云齊桓殺弟以返國朱子辨之曰程子以薄  
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  
國其言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夫  
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  
則可見不死子糾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  
從而明矣是則有疑於程子之言而直以孔子之言

斷之也蓋詳程子之言則以糾桓爲襄公之子故以  
長少之別爲當立之證而今按春秋史記糾桓乃是  
僖公之子襄公之庶弟也俱以衆公子初非當立之  
人而遭國亂奔外國惟視人心之所屬而已假使糾  
兄旣非宗適仲之輔糾只是從亡者耳未有君臣之  
分則移事桓公未可謂失節也故夫子不責其不死  
而許其功然君子食焉不辟其難况旣與推鋒而爭  
國則成敗死生義無異同召忽之死經也管仲之不  
死權也向使仲也未就一匡之功則不免爲偷生之  
鄙夫而有愧於召忽矣觀乎程子兩可之辭亦可見

其微意矣噫子糾之賢不及小白則管仲之失不在於不死其難而在於不擇所從也故君子慎其始之爲貴

### 七情辨

余嘗於七情之說竊獨有疑焉夫孟子之言四端本於易之四德以元亨利貞分屬仁禮義智而推言四端以配四象八卦蓋人之一心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乃加倍自然之數也故孟子於四德之發於情也備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以當八卦之數而後人獨於七情減其一焉

先儒乃以一欲字配智之情然智於四德之中所包至廣豈可以一字蔽之耶試以天地之氣言之東西南三方各專一義而惟北則坎艮二卦居之蓋取成始成終之義在天則坤復之交在人則貞元之間乃萬化之樞機也豈無幾微之萌於中如周子之幾善惡耶余故提出悔字以補其闕曰喜與愛仁之情也哀與懼禮之情也怒與惡義之情也欲與悔智之情也蓋欲者善惡未分之辭悔者吉凶未定之時正如是非兩端分居智中也夫人心之發莫善於悔故其文從心從每每者常有而不可無之謂也在聖人則

耳溪集 卷十一  
成湯之改過不吝也在亞聖則顏子之不遠復無祇悔也不吝則無悔矣智之爲德孰大於是故在易之卦內貞而外悔貞者守其常也悔者變而從道也六十四卦凡言吝者自善而之不善也悔則自凶而之吉也聖人之勸人爲善莫切於悔是爲萬善之所從出也夫欲者將如是之謂悔者不欲如是之謂二者是非之所由分而智之情未嘗闕一者也今言欲而不言悔則豈不偏於一邊耶蓋此七情之說始見於禮運而大同小康之語先儒謂非先聖格言則七情一節未必出於聖人而因襲已久程子引用於好學

論故後人莫之敢議也今余所論極知僭妄然理之未安雖在聖經亦有所致疑如朱子之於庸學章句是也倘使聖人復起或不以愚言爲無稽乎庶可謂發性情之蘊有補於學者自治之方希聖之階矣

論

質文論

質文者商周之所尚也聖人之因時適俗立經制治有非後人所敢議然竊以後世之成效觀之則不能無按跡而論者夫湯之有天下變揖遜而用于戈自以有慙德仲壬外丙連世短祚未有積累鞏固之勢

耳澤集 卷十一  
太甲嗣位顛覆湯之典刑可謂岌岌殆矣而賴一阿衡天下晏然仲丁亶甲祖乙盤庚屢圯于河五遷厥都而人心不搖高宗夢傅說舉之板築之下爰立之相而人無間言及紂之暴天下不堪以西伯之德有天下三之二而乃能拘之放之操縱在於掌握可見綱紀之不弛雖以刀鋸臨下而有剖心而死者陳師牧野而有叩馬而諫者天下既宗周而義士猶多不服誥之威之至四至五而始定不惟湯德之入人深於以見人心之質直惇實不可以利遷不可以力制也乃若周則異於是文武周公聖聖相承積德厚樹

本固而武王纔崩三監遽叛以周公之聖不安於朝者三年其視商之初何如也成康繼立世有哲王天下之治安過百年矣昭王以康王之子未有失德而巡狩方岳膠舟不返誠天下之大變也然而問罪之師不興復讎之義不舉其可曰有君臣之義乎厲王無道流死于彘夷王不君下堂而見諸侯賴有宣王復修文武之業號爲中興而卒不能定魯之嗣其可曰有天子之權乎逮于幽王惑於女寵召戎致亂至有驪山之禍而諸侯環視而不救平王既立不以復讎爲意乃反棄豐鎬而就東都區區往依於晉鄭而

捐祖宗根本之地舉以畀秦如弊廬焉噫平王不足言也當時周召之孫世襲公卿良臣智士豈無其人而終未聞一言而匡之者其視商之末何如也雖於東遷之後據天下中央之地按成臯伊洛之險控制山東之諸侯足可以有爲而寥寥奄奄甘自齒於列國不敢出一令發一政以規尺寸之地坐使嬴氏盡吞岐周之舊疆而恬不憂焉徒以空名虛禮強自尊於公侯之上而強者罵之弱者嗤之寧不痛哉及至歷世已久命令不行諸侯各自拓地任自僭王而莫之誰何如桓文之稍黠者乃假借名義陽尊而陰濟

其私何益於王室哉孔子之作春秋將以爲後世立大綱示大法而已在當世則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故歷聘諸侯而不曾立於王朝雖一適周只見老聃而問禮而已蓋明知周室之不可復興也暨至孟子則無一言及周矣寧不哀哉由是觀之周室不亡於赧王而亡於平王王業不傷於夷厲而傷於昭王矣文武成康積累之功果安在哉始知文勝之弊浮靡偷惰終至喪質而不可振矣漢承秦暴代苛以寬而懲周之文反商之質雖無文武之德而猶能號令天下屢顛而屢起以一隅之蜀尙能與中國抗是漢之



耳溪集 卷十七  
立國勝於周也及至趙宋監五季貿亂之弊始尚文治而國力未免寢弱南渡以後大勢已去而猶能聲大義於天下忠臣志士相望不絕比諸東周不可同日而語矣然則周之立國反不及於宋矣可勝惜哉蓋文者致外質者重內文者循名質者務實內外名實之分而得失之效遠矣孔子嘗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又曰先進之於禮樂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君子也吾從先進蓋見周末文弊而欲反之質也至哉聖人之言後之爲天下國家者尚監乎此而知所擇矣

經權論

夫經者絲之榦也權者稱之錘也常與變之謂也凡事之常者守經而已遇其變然後處之以權蓋不得已而用之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惟聖人能達權也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一準於經則聖人許之以用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言處變而合於義也然權之得名取其隨時低昂無定位無常法故後之用權者不揆理之當否惟事焉求可功焉求成乃有楊雄反經合道之說而挾數用機之術紛然而起道家用以捭闔兵家用之以譎詐辯家用之以縱橫

其背理禍世無所不至奚其爲合道云乎余嘗曰經者禮之正也權者義之制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非不優優盛矣而節目之繁時勢之變或出於經常之外者則處以義起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是所謂義以處權也古之處變於君臣之際者伊尹也處變於兄弟之間者周公也可謂非常不幸之舉而處之自合於義是乃聖人之大權也泰伯之讓國逃荆重父志也仲尼之微服過宋儉避難也皆所謂達權也至若季札之讓於王僚流禍宗國子羔之不徑不出幾陷寇

賊是謂執一而不變未可謂義以處權也故善用權者惟義之求苟適於義權而不悖於經矣蓋權也者聖人之精義至道之妙用舍禮義而言權則鮮不流於權數機詐耳其弊可勝道哉

### 五霸論

孔子之作春秋嘗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又稱管仲之功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其仁如其仁後世遂推桓文有仁者之功然余觀桓公之義舉莫盛於召陵之師而其問罪之辭首稱包茅之不入膠舟之不返可謂堂堂乎正論凜然不可犯

也及至楚人之對諉以問諸水濱者殆同權辭也謾語也當此之時爲管仲者義當正色而折之大言而詰之曰膠舟之事藉或愁置之難明至若居四等之爵僭天王之號天下之所不容漢上諸姬擅殄滅無遺天討之所必加以此聲罪彼將何辭以對不過恃漢水方城之固而已曲直旣懸強弱自分彼雖敢於一戰以僥倖特江淮間虜強一逋寇耳以管仲之才合天下之力豈不能制其死命耶彼若稽首服罪去其僭號謹修職貢則大義伸於天下威聲振於宇內管仲之功上比方召江漢常武之詩復作於當時矣

豈不偉然盛也聖人當直許其仁何必只稱其功又安有器小之譏哉彼管仲乃憮然無一言歛兵而退不知此兵何名也或言諸姬之地楚之蠶食已久今不可按圖而還復然而興滅繼絕乃是先王之盛德令典也尺土一民霸主無所利焉諸侯莫不環視而助勢遺民必多羣起而効力則熊氏雖強曷敢不從令乎楚旣服矣吳越之僭自當風靡振落矣然後上告天子下布諸侯修明文武之業明堂之在齊地者首先興廢則天下相率而聽命於齊矣齊以太公之後贊成中興之烈其功不在周召二伯之下管仲雖

耳溪集 卷十七  
歿餘威振於天下大勲著於王室設有五公子爭立之變何至於甫易世而失諸侯乎况其篡奪之禍最先於列國無賴於爲五霸首寧不惜哉至若岐周之地稍爲嬴氏所占或爲犬戎所掠者命一方伯興師壓境則乘戰勝之威名正言順何患不服夫如是則王畿千里漸復舊疆而天子之威自行於天下宣王之業庶幾光紹矣雖然竊觀夫桓公之志初不在於真誠尊周徒假虛名以自封耳故葵丘之會載其盟辭下至遏糴曲坊等小事而無一言及於周室噫嘻吾復何譏焉所惜者管仲之賢也至於文公則譎而

不正狐趙輩又何足責乎然使周室苟有一介忠志之士經綸之才則得乘此機號召英傑指揮諸夏雖如蘇秦之合從或有可爲之勢而劉康公成肅公之徒號稱賢大夫不過論受脤之禮講執玉之儀而已何補於興衰撥亂之策耶及至孔子之時則天下不復知有周矣由是歷聘諸國未嘗仕於王朝所謂其義竊取者若曰只取其義而不循其跡云爾若使聖人當之則其所作爲豈比於夷吾而時已失矣勢不可也故托之空言以詔後世孟子則稱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者直斷之以義利公私之辨誅其心而畧其

耳溪集 卷十七  
功所以顯微闡幽明夫子之本旨正萬世之大經也  
若夫宋襄秦穆楚莊並數於五霸何其濫也是則桓  
文亦必羞與伍矣或曰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並  
與周之桓文而爲五霸是說近之矣

太史公改古文論

經之文典而嚴史之文質而辯太史公之作史變其  
體固也然堯典之克明峻德作能明馴德平章百姓  
作便章平秩作便程舜典之惟明克允作能信直哉  
惟清作維靜潔禹貢之九江孔殷作甚中大陸既作  
作既爲雲土夢作又作夢爲治夫馴德不足贊巍蕩

之德能明不能形渾成之功允與信意雖相似而實  
含協字之義不可易以一信字也便章便程語反俚  
俗維靜潔句長而意淺孔殷含盛大之意而只稱甚  
中既作者有修治之功作又者見平成之效而改作  
既爲或作爲治文既不雅意亦淺短太史之筆何爲  
而然也周公之作爾雅蓋慮後世文字之變一字之  
義解以數字俾不失典雅之體故揚子雲稱商周之  
文灑灑噩噩者可謂善形容矣太史公改古文而創  
史體或犯於俚俗寧不惜哉後之人尊太史爲古文  
之祖而余則謂未必然也大抵子長之文優於史才

耳溪集 卷十七  
而疎於經學使賈太傅爲之必不如此或曰五帝紀  
是褚少孫之筆云

解

形解

泥匡主人晝寢于土床忽荒之間若有覲焉向余而  
揖曰我泥匡之神也人皆避我惟子是宅作爲文辭  
張皇功德微子之辯世孰知余今我之遇子庸詎非  
幸歟主人曰子居誠汚子質誠濁沙石之所倚汨蹄  
輪之所蹂楚我雖不捨子寧無戚吾將濯子之髓搏  
子之精被之以美形遷之於樂土子其擇諸神曰請

問其說主人曰萬有之倫莫貴於人吾將規爾之顛  
矩爾之足窾爾以鼻口耳目懸爾以肘脛爪髮享之  
以酒糈尊之以尸祝子其欲之乎神曰噫嘻人之有  
生與憂終始一犯其形如拘桎械巧者役愚者辱直  
者則聖者削謗爲名之影福與禍爲隣達士大觀視  
以垢塵人方假生於天我又假形於彼以假傳假其  
愚孰大猿狙衣冠芻靈文繡吾恐爲木偶所笑也主  
人曰四靈之中莫神於龍吾將化爾以橫江之身附  
爾以盈尺之鱗鉅齒鉤爪長鬣而脩尾繪之以雲物  
迎之以鼓吹子其樂之乎神曰否否龍之爲物以水

而神置諸沙土獷獺侮焉我體塊然安有變化無術  
致雨自取鞭呵貌華質陋虛名賈禍遮塗耳目盜冒  
名器羊身虎斑塗豕載鬼吾恐爲螻螳所制也主人  
曰吾將範爾爲鼓以和宮商乎型爾爲鑪以煎酒羹  
乎將陶爲紋甃以飾華棟之屋乎染爲丹堊以墍朱  
門之壁乎曰內虛外震氣竭形弊炎上熱中徇物燬  
已峻宇雕墻鬼瞰人猜聚怨之府終成厲階使我爲  
草間之礫乎爲街上之塹乎主人曰雪泥清花泥香  
梁上之泥榮子其有意乎曰雪則清矣吾將附於鴻  
爪耶花則香矣吾將塗於馬蹄耶梁則榮矣吾將寄

於燕嘴耶乃今子之說窮矣我且極言吾之變夫窰  
者一大勻也韃者一陰陽也甄者一化工也我居其  
中委質受形噓喻羸縮奇詭顛狂圓稜歪直妍醜畢  
呈或爲罇壘以盛酒醴或爲甌罌以貯粟米大腹爲  
甕細口爲瓶兩耳爲甌三足爲鑄大者容鍾石小者  
藏升龠貴者享神祇賤者受溺矢方其埏埴不容巧  
力及其賦形莫能改革一苦一完一美一惡何愛何  
憎何愠何德人之窮亨殤壽愚智紛綸不齊何以異  
此至若有成必毀物之常度淹速殊期同歸於土擊  
擣磨汰復入鑪錘鉅者爲細賤者還貴易貌換體不

耳溪集 卷十七  
可究揣譬如牛哀成虎蜀帝化鷓形往神留薪盡火  
傳合散回通與機消息萬變千化莫知終極故曰生  
者水漚也形者土菌也功名者蟻封也利祿者鼠壤  
也安能以吾之純真受彼之幻妄乎嘗試問之我以  
土爲體以水爲用子將呼我爲土乎將呼我爲水乎  
土性靜水性動吾將乘動靜之幾耶土質重水質輕  
吾將居輕重之間耶土德剛水德柔吾將用剛柔之  
中耶土色濁水色清吾將處清濁之分耶其大不可  
圍其細不可磨一撮不爲少大塊不爲多混兮沕兮  
與時偕行冲兮泊兮抱一以寧萬象轆轤我獨知止

舉世皎厲我獨居陋唯子之拙安余之樸終子之世  
相守無斃主人呀然而寤茫然自釋敬記其辭以解  
形役

聲解

洪子出遊於街上有弊衣偃僂擊鼓而歌者清中商  
濁中角揚爲鐘沉爲呂如舞者之赴節折旋句倨皆  
合規度余見而問焉曰若知夫聲之所出乎鼓者曰  
不知也曰若手能擊而耳能聽不知聲之所出可乎  
鼓者曰然吾以爲出於鼓也則視之空洞然終日臥  
之架上而未嘗聞其自鳴也吾以爲出於筵也則擊



金而金聲擊木而木聲鐘之聲不能爲磬筑之聲不能爲缶又不可謂出於筵也然而二物相搏自然生音其感於外耶其出於虛耶餘音隱隱久而乃絕其有不得已者耶聲發於東而響答於西其亦有相引者耶吾不知其何所出也余曰石鼓清土鼓重鼉鼓淵淵布鼓拍拍八面之音訇轟細腰之響丁東聲豈不在於鼓耶鼓者曰大考則聲厲小考則聲寔緩之則其出慢急之則其應疾是聲在於手也喜而擊者其聲愉怒而擊者其聲武哀而擊者其聲噎是聲在於心也大國之音隆隆焉小國之音嘈嘈焉與國之

音舒而悠衰國之音噍而繁是聲在於政也吾安知誰之所爲乎余曰若嘗觀乎風乎夫風塢然起於土囊之口仿佯乎太虛草木遇之而披拂江海遇之而蕩潏金觸之而錚錚然玉觸之而鏘鏘然吹一耳聲者萬也各以其形鳴焉由是觀之謂之出於鼓可也鼓者笑曰是亦有鳴之者也雖然春之風和夏之風煥秋之風瑟如冬之風感如風亦不能自爲也孰知其所以然孰知夫聲之所自且擊且歌去而不顧

詩解

人心之靈發而爲聲聲藏於肉機觸而生神與機合

應律成章天假之風人其鳴鏗鏘譬如雷奮於夏虫吟於秋若或命之不可得而休焉故詩之爲言以時而名人之爲詩與天偕行不可有意則離於真不可無意恐喪其神若有若無妙在其間玄乎微哉言不能傳旨 在辭表象寓境先如伏卵鷄如蛻殼蟬釋智忘形乃隣自然情與物膠人也非天虛中之籟月中之光良玉有輝名花生香孰知其自孰宰其功爲我問之無倪之翁

格物解

格之爲文兩木相薄之謂周語曰穀洛鬪韋昭解云

二水格言相薄也蓋君子之格物如攻堅木如擊猛獸誠力既到精神自透薄於外而感於內物無不窮而理無不通也朱子之訓爲至蓋取格于藝祖之義而加一窮字然後乃備所以見議於王氏也王氏之訓爲正蓋取格王正事之義而無窮理之工何以致知至之效耶今訓格以薄則證之經文無處不通格于皇天者謂盛德上薄於皇穹也祖考來格者謂精神下薄於子孫也苗民來格者謂威德遠薄而頑民自感也格其非心者謂誠意上薄而君心自感也有耻且格者謂德禮徧薄而民俗自化也如曰扞格曰

耳溪集 卷十七  
格式者皆有兩木之義餘可推也大抵凡物未有不  
相薄而能相感者故致知之道我之心靈薄於物而  
物理之微奧自然呈露是謂物格而知至金石之頑  
蟲魚之蠢猶可孚感况於人事之至著物理之有緒  
者乎所以君子積累之功至于豁然貫通衆理之精  
粗迎刃而解也此乃大學之第一極功而意誠以下  
自此而推之矣大舜之明於庶物中庸之盡物之性  
皆是道也所以成位乎中而爲萬物之主也在孔門  
則格致之功莫如曾子觀乎曾子問一篇可見其不  
得則不措如掘地而及泉探淵而得珠所以終聞一

貫之旨得吾道之宗也故格物二字始見於曾氏之  
遺書而爲聖學之樞要也在諸子則程本氏之言曰  
神宇泰定而情不搖其格物也明遇事也剛蓋言吾  
之精神定於內則以之格物而處事自然明且剛矣  
正得君子格物之功有相薄相感之意此說已發於  
漢儒之前而朱子不之省今於何仰質乎噫

耳溪集卷十七 終

耳溪集卷十八目

傳

針隱趙生光一傳

洪孝子次奇傳

張義士厚健傳

清華李公陽昭傳

李處士夢鯉傳

皮載吉小傳

副元帥金將軍景瑞傳

高麗遺臣三先生傳

楓林申義士虬年傳

義士守門將文紀房傳

自序

太史氏自序

雜著

原則

原象

乞明文

李樹滋字說

渾儀說

少尹洪公載遺事

博奕供

乾坤策

增廣文科初試策題

增廣文科覆試策題

耳溪集卷十八

傳

針隱趙生光一傳

醫居九流之一蓋雜流也吾聞上醫醫國其次醫病此何以稱焉治國猶治病有醫之道焉然士必顯而在上國可得醫也或窮而無所試則寓其術於陰陽虛實藥石之間其博施濟衆之功亞於醫國故古之賢而不遇者往往隱於醫余嘗陰求其人而不可得近余僑居湖右不能其風土問土人以醫皆曰無良者強之乃以趙生對生名光一其先泰安大姓家貧

客遊寓居合湖之西涯無異能以針名自號曰針隱  
生足未嘗跡朱門門亦無顯者跡然吾嘗過生廬清  
晨有老嫗藍縷匍匐而扣其門曰某也某村百姓某  
之母也某之子病某病殊死敢丐其命生卽應曰諾  
第去吾往矣立起踵其後徒行無難色嘗遇諸塗時  
天雨道泥生頂翦跋屐而疾行問生何之曰某鄉百  
姓某之父病嚮吾一針而未効期是日將再往針之  
恠而問曰何利於子而躬勞苦乃爾生笑不應而去  
其爲人大畧如此余心異之伺其來往遂得狎而交  
焉其人疎坦易直與物無忤惟自喜爲醫其術不治

古方使湯藥常以一小革囊自隨中有銅鐵針十餘  
長短圓稜異制以是決癰疽治瘡疔通瘀隔疎風氣  
起跛癢無不立應蓋精於針而得其解者也余嘗從  
容問曰夫醫者賤技閭巷卑處也以子之能何不交  
貴顯取聲名乃從閭巷小民遊乎何其不自重也生  
笑曰丈夫不爲宰相寧爲醫宰相以道濟民醫以術  
活人窮達則懸功等耳然宰相得其時行其道有幸  
不幸焉食人食而任其責一有不獲則咎罰隨之醫  
則不然以其術行其志無不獲焉不可治則舍而去  
之不吾尤焉吾故樂居是術焉吾爲是術非要其利

行吾志而已故不擇貴賤焉吾疾世之醫挾其術以驕於人門外騎相屬家設酒肉以待率三四請然後肯往又所往非貴勢家則富家也若貧而無勢者或拒以疾或諱以不在百請而不一起是豈仁人之情哉吾所以專遊民間而不干於貴勢者懲此輩也彼貴顯者寧少吾輩哉所哀憐獨閭巷窮民耳且吾操針而遊於人十餘年矣或日療數人月活十數人計所全活不下數百千人吾今年四十餘復數十年可活萬人活人至萬吾事畢矣余始聞而瞠爾旣而嘆曰今人有一能則求售於世施人以薄惠則操右券

而責直俯仰勢利之間無所取則唾而不顧趙生術高而不干名施博而不望報趨人急而必先乎窮無勢者其賢於人遠矣吾聞活千人必食陰報生其有後於是邦乎於是敘所聞見爲之傳以應太史之求

洪孝子次奇傳

童子洪次奇忠州老隱洞人也方在腹父寅輔坐殺人繫獄及乳數月母崔氏將訟寃詣京師次奇養於仲父父呼仲父不知爲寅輔子也甫數歲與羣兒戲忽驚啼不食姆問其故不應良久乃止如是者月三家人恠之後人從邑中來證其日卽州官訊囚日也



聞者莫不異之家人見其然恐傷其心愈諱其父事至十歲父念年老無出獄期恐一朝命盡不得見子面乃使家人告以實携至獄門次奇抱父大哭遂居邑中不去負薪易米以供父居數年崔氏屢上言不報客歿於京既返葬次奇哭辭父曰母訟父冤未遂飲恨而歿又無長成子兒雖幼非兒去誰復脫父死者父憐其弱不許次奇脫身潛行遂徒步入京撞申聞鼓事下按使又不報次奇即留京不歸明年夏會大旱上諭中外理重囚次奇伏闕下遇公卿赴朝者輒泣訴父冤凡十餘日觀者無不感動往往持飯

饋之或梳其頭以去蝨判刑部尹東暹因議囚入對白其狀上為之惻然勅按臣詳閱以聞按使以獄老事眩奏置可否間上特命貸死放嶺南始命按臣也次奇冒盛熱走三百里詣使司號泣丐父命及具奏次奇又疾行先驛未抵京百里疾作從者勸少留次奇不可擔到邸力疾復伏闕痘瘡大發四日已不省時為夢語曰吾父活耶及赦下傍人呼告之次奇驚覺曰信耶豈寬我也乃讀示判辭次奇即開眼視舉手祝天者三躍然起而舞曰父活矣父活矣遂仆不能言是夜次奇竟死時年十四遠近聞者莫不

爲之流涕

外史氏曰次奇吾宗人之子也以藐然五尺之童挺身叫闔繭足數百里力竭而病作身殞而父活何其壯也生於父入獄之年死於父出獄之日天之生之殆不偶然古之殉於孝者未有若是其烈也悲夫若其母之賢宜乎生是子也昔童汪錡死於齊難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勿殤也次奇亦云

張義士厚健傳

張義士名厚健其先本安東人遠祖儷仕高麗貶官義州仍家焉其子思吉聞我太祖軍威化鳥杖策

詣轅門陳舉義撥亂之策及開國冊元功思吉子哲事太宗叅定社勲其後有鴻壽者當壬辰亂從軍守猪灘狙擊倭多殺獲以功拜訓練僉正是爲厚健大父也厚健兄弟五人皆有膽勇丁卯金兵陷義州兄厚巡與三弟俱格鬪死厚健時年八歲與老母伏積屍中得免及長揮涕誓曰男兒生不能報丁卯之讎日不瞑矣遂習騎射讀兵書丙子從林將軍慶業邀擊先歸敵將堯兔奪被虜男女舅崔孝一亦慷慨士也志相得厚健與孝一謀曰以舅之智勇若入中朝必以爲將挾天兵直搗瀋陽則彼必求救於我國

我國不得不助必發清北兵我與同志壯士從中起則彼腹背受兵吾事濟矣孝一許諾計定陰結豪傑應者數百人爭輸以軍糧府尹黃一皓微聞之召孝一等屏人與語大奇之謂曰崔孝一入中朝車禮亮入瀋陽厚健則在此應之我當協助密贈唐布五十端白金百兩孝一將乘舟西與其謀者餞于江頭酒酣孝一賦詩曰萬古爲長夜何時日月明男兒一掬淚不獨爲今行厚健和之曰壯志馳沙漠丹忱向日明豫州千載後擊楫有君行車禮亮和之曰北漠雲猶黑南天日尙明神州大事業都付一舟行崔仁一

和之曰淚灑犬羊熾心懸日月明男兒無限計滿載此舟行於是孝一渡海直抵吳三桂營三桂大喜署爲把摠金人聞之疑我國募漢人之降者遣謀之其人到義州訪厚健自稱崔孝一義子告之曰崔公方在吳將軍戲下將與南將張某領舟師東下厚健信之作諺書八幅藏衣襟送之其畧曰朝廷聞舅西入恐貽本國患囚家族洪相公來此地心知其爲國奏釋之又曰往年龍骨大名英固爾岱之來執三公六卿因索金尙憲諸公而去舉國騷然恐又有東搶之舉願舅亟與天將領兵而來車禮亮入瀋中尙無聞矣又

王溪集 卷十八  
曰若因黃府尹可通中朝同志士某某聞好音莫不  
歡喜云謀者持書入藩金主召被虜人解讀之大怒  
卽遣使使名楊舒阿貴來急捕名在厚健書者十一人與黃  
一皓俱被殺時辛巳十一月九日也厚健就逮時家  
人哭厚健夷然曰人皆有死得其所難耳今我爲家  
國報讎而機事先泄功未就可恨死無愧矣聞者莫  
不流涕後贈官軍器寺正崔孝一車禮亮皆被執不  
屈死

外史論曰士當危難之時或受命捍賊或倡義勤王  
罹鋒鏑死原野者史傳所記班班也若崔張諸義士  
乃遐遠一匹夫耳奮然出萬死之力犯鯨濤投虎口  
思雪國家之耻其計雖疎其事奇其志壯矣崔公之  
名已暴於世獨張公隱而未彰故爲之傳

清華李公陽昭傳

李陽昭字汝建高麗代言師吉之子也與我 太宗  
同年生洪武壬戌又同中進士少相善及革命隱于  
漣川陶唐谷 太宗物色之嘗親至其第置酒道舊  
故與之聯句 上先賦曰秋雨半晴人半醉陽昭卽  
對曰暮雲初捲月初生蓋月初生者卽 上少時所  
幸姬名也 上下床握手曰子真吾故人也命載後

車陽昭固辭不就土人名其地曰王臨里至今稱御幕墟御水井始陽昭與 上共業於谷山青龍寺愛其山水嘗言他日願爲此郡守至是 上記其言特授谷山郡事欲因此起之陽昭又不膺命 上嘉其志賜名其所居山曰清華蓋取伯夷之清風希夷之華山也其後屢徵終不起乃命官卽其地建屋扁曰李華亭陽昭亦不肯處焉移構草廬於深谷名曰安分堂庭植文杏彈琴讀書以終老自號曰琴隱臨卒自書銘旌曰高麗進士李某 上聞之嗟嘆曰生不能屈其志死不可汙以官特贈諡清華公遣國師無

學占葬地得於鐵原陽昭之子言其父遺命葬我勿離漣川守臣以聞命割鐵原地十里屬之漣川仍環封其地土田林壑悉賜之置守塚召其子官之當是時又有元天錫南乙珍徐甄與陽昭俱遯世不屈時人謂之高麗四處士

外史論曰國家之興廢有時而君臣之大倫不可毀也故自古受命之君必崇植勝國之節義有以也元耘谷諸人皆爲王氏全節而若清華公以龍潛故人執守尤確難矣 聖祖待之隆異可以風勵萬世古語云非光武不能成子陵之高嗚呼盛哉

李處士夢鯉傳

李夢鯉者漢陽閭井人也少孤與兄居兄夢豹爲譯官教夢鯉譯夢鯉不肯獨就塾師受小學書於是竊慕聖賢行事言語動作一循規墨每鷄鳴卽盥洗整衣冠詣兄所夢豹睡未起夢鯉危坐戶外待其起問起居日以爲常夢豹反苦之一日早起攝衣待夢鯉來輒出戶迎之夢鯉遂不敢早詣兄所一日嘗步出天新雨道泥夢鯉張拱矩行道人皆目笑之時有權宰奴素橫遇於狹路罵曰彼何爲者卽臂擠之仆於淖中夢鯉色不變徐起拂衣無一言前去行步如故

奴大慚隨至其家叩頭謝罪自是閭巷之人莫不敬憚夢鯉已而夢鯉歎曰士窮居修行止足爲善人而已於大道則未也聞樛村沈先生講性命之學遂徒步二百里往從之受大學中庸心經諸性理書與諸學者遊處識解益精操履益嚴先生稱其篤志力學趙相國顯命聞其名致書幣禮之因以經行薦于上命官之未幾夢鯉病死年未四十士大夫知不知無不惜之余少時見夢鯉於樛村門下爲人短小清苦矜莊可畏與之論學昂然以古人自期及其歿也余往哭之夢鯉無子其妻帷而受吊其聲哀而有節類

知禮者余爲之歎息流涕

外史論曰國家崇儒術彬彬盛矣近世學弊士大夫鮮能拔於流俗况閭巷之微乎若李生者發憤嚮學用志刻厲可謂豪傑之士也苟假以年宋龜峰徐孤青何遽多讓惜哉

皮載吉小傳

癸丑奉教製

皮載吉者醫家子也其父業治瘡善合藥旣歿載吉尙幼未及傳父術其母以聞見教諸方載吉未嘗讀醫書但知聚材煎膏已一切瘡瘍賣以自給行于閭巷間不敢齒醫列士大夫聞而招致之試其藥頗有

驗癸丑夏 上患頭癩雜試鍼藥久未瘳浸及於面頷諸部時當盛暑燕寢不寧諸內醫不知所爲廷臣日成班問起居有以載吉名白 上者命召入問之載吉賤夫也戰汗不能對左右諸醫皆竊笑之 上使近前診視曰毋畏也盡爾技載吉曰臣有一方可試命退而劑進乃以熊膽和諸料熬成膏傳之 上問幾日可痊對曰一日痛止三日收矣已而一如其言 上書諭藥院曰傳藥少頃脫然忘前日之痛不意今世有此隱技秘笈醫可謂名醫藥可謂神方其議所以酬勞者院臣啓請先差內鍼醫賜六品服授

正職 上可之卽除羅州監牧官一院諸醫皆驚服  
歛手讓其能於是載吉之名聞國中熊膽膏遂爲千  
金方傳于世

史臣曰臣待罪藥院始見載吉體短小目不識字抽  
問本草藥性多不辨寒溫平毒詎能對証投劑耶其  
所學惟數種膏藥用塗雜癰往往偶中而人未之奇  
及遇 聖人之疾一試貼而收功如神此豈其才之  
所能幾耶殆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然其方不見於  
醫經豈古之賢而隱於醫者密傳神方而乃爲皮氏  
所得於以樹功成名寧不異哉

副元帥金將軍景瑞傳

金將軍景瑞初名應瑞新羅名將庾信之後也中世  
徙居龍岡生而兩腋有異骨如鳥翅勇能超屋及長  
好讀孫吳書習騎射 宣廟癸未登武科授邊職築  
城防胡以勞陞折衝遭父喪去壬辰倭大舉入寇  
車駕幸龍灣賊長驅據平壤 上聞景瑞名起復爲  
別將帥龍岡江西三和甌山四邑兵屯浪水西倭將  
據城者驍勇無敵嬖府妓桂月香景瑞陽稱其親屬  
夜入賊營劒斫其將佩其首出帳妓挽衣欲隨之景  
瑞恐被覺揮劒斬妓跳城出賊大驚喪氣於是天兵



進薄城景瑞帥麾下與天將駱尙志先登奪門遂復平壤朝廷獎其功授僉知中樞府事尋擢爲慶尙右兵使進秩嘉善時賊尙留南方委景瑞以禦賊又遭母喪乞奔哭上不許官給葬祭需景瑞痛哭視事進擊東萊溫井之賊屢戰輒勝倭酋平行長憚之約會于咸安景瑞聞于朝率數騎赴之賊乞封貢于天朝景瑞據義斥之諸酋慚謝贈以寶劍駿馬不受而還倭將沙也可服其威名投書來附景瑞請于朝賜姓名金忠善屢立戰功丁酉倭再寇嶺左體察使柳成龍舉景瑞爲左兵使擊慶州賊已而倭請和兵罷

召爲副摠管復出爲全羅忠清兵使入爲捕盜大將癸卯倭聲言將復入寇朝廷遣僧將惟政奉國書以景瑞副之往探其情倭素聞景瑞名甚敬禮還我被俘人上嘉之進秩嘉義錄宣武一等勲光海君三年起拜忠清水使轉移咸鏡南北道兵使景瑞受任創殘之餘鍊士卒完城壕常若對賊者南北俱有成績連進階至崇政拜平安兵使戊午建州強盛攻陷遼陽天子命楊鎬劉綎等討之徵我兵夾攻光海以姜弘立爲都元帥以景瑞爲副而不授教書及節鉞景瑞臨發屢請而不報蓋弘立貪於專制從中沮

王溪集 卷十八  
遇也自壬辰兵興天朝夙聞景瑞名至是聞其爲將  
特賜旗劔劄牌稱以金元帥景瑞益感激願效死而  
乃爲弘立所鉗制束手坐軍中而已己未二月兵渡  
鴨水弘立下令曰一營不可有兩帥副帥宜移次左  
營景瑞不肯曰寧有副元帥而反爲先鋒者乎弘立  
怒杖殺景瑞裨將至深河弘立陰遣舌人通和景瑞  
不知也行至夫車嶺敵伏兵山谷間掩擊天兵劉提  
督敗死敵乘勝攻我左營急營將金應河力戰死之  
元帥營相距四里餘弘立望見氣奪無相救意景瑞  
奮曰天兵我師相繼敗沒何忍獨生策馬將出弘立

曰我有密旨耳令軍官執景瑞下馬奪所乘並奪皇  
朝旗劔景瑞大呼曰敵兵入百步內不可徒死挽我  
何也弘立不答乃修和書直填景瑞名誘之曰敵願  
見我貴將議事非將軍莫可往景瑞大聲叱曰弘立  
爾何官國家掃境內屬汝爲皇朝討賊汝甘爲降虜  
反給脅我耶弘立勃然曰違令有師律遂迫致之敵  
營明日弘立舉衆降景瑞旣被執敵將多爾袞脅使  
降景瑞厲聲曰吾有死而已豈降於汝乎多爾袞下  
椅執手曰真忠臣也送至建州敵帥從容謂曰兩國  
素無怨何助南朝攻我景瑞曰天朝父母我邦再造

正溪集 卷十八  
我邦寧可負耶建人素聞景瑞勇武必欲生降一日  
置酒會諸部將列美女寶器於前舉杯屬之曰人生  
世間貴以義氣相許豈意今日戎馬相逢請與將軍  
爲一日之歡弘立拜謝獻詩景瑞拊膺大哭曰男兒  
死當爲皇朝忠臣豈作降奴耶誘脅百端終不屈敵  
囚之新城柵是時荊州人康世爵從楊鎬赴戰兵敗  
逃入我國備傳曰見事如此景瑞幽囚六年悲憤欲  
死而自念身陷異域苟不一暴本心則將與弘立同  
歸乃密記被虜本末敵中事情爲日記手草疏授所  
親信藩胡奏本朝光海不之省後因東差入藩家人

謀送貨購還景瑞付書曰行賂苟還吾不爲也乃作  
歌一闋書簡尾其歌曰死已死已吾爲君死已向君  
心去而愈新何許妄佞人死也未也又作一絕曰  
風驅雪夜何深寒透將軍病臥衾朝來強起彈弓坐  
猶有天山大獵心敵旣與我修好知景瑞終不爲已  
用乃曰此人嶺強非弘立類也有送還意弘立恐其  
生還本國益彰其罪遂潛告於敵搜其橐得密疏及  
日記草敵帥大怒縛出東門外殺之奴同伊亦從死  
時天啓甲子四月十八日也敵義之收其屍葬之太  
子河邊丙寅東人被俘者歸傳訃子得振發哀追服

以遺衣冠具旂纛招魂於鴨水之上忽有風雨驟起  
雲霧蔽空隱隱有饒鼓之響觀者莫不驚異灑涕丁  
卯弘立導敵東搶朝廷起復得振爲助防將得振上  
疏訟父寃進疏草及家書特命雪其寃贈官右相後  
關西多士屢上言旌其閭賜諡始景瑞陷於敵所乘  
駿馬逸歸至烏石山下踉蹌悲號而死得振後守慈  
山見清使憤惋嘔血死

太史氏曰余嘗按滇西節得見金將軍遺事於壬辰  
有三大功始也半夜提劍手斬梟將以破賊膽遂成  
復城之績中焉單騎赴咸安之會折黠謀而張皇威  
末乃涉重溟蹈虎口約束狡蠻宣揚王命想其膽勇  
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及至遼河之役誠使臨陣當敵  
雖未獲全勝猶可與柳下將軍協力一戰顯名上國  
而乃爲叛虜所詐不得措其手足可勝痛哉然六年  
雪窖危辱萬端而矢心不渝視死如歸全節如蘇子  
卿殺身似顏清臣何其壯也至若子死於孝奴死於  
義馬死於主精忠所感又何其奇且烈耶

高麗遺臣三先生傳

高麗之亡以身殉國者圃隱鄭先生也見幾而作者  
冶隱吉先生也其餘全節者如元耘谷天錫李清華

王溪集 卷十八  
陽昭最著至若松山三先生其跡奇其志悲國人誦  
之百世之下可以勸爲人臣者作三先生傳上比殷  
之三仁焉

松山趙先生初諱胤高麗貞肅公仁規四世孫本朝  
開國元勳浚之弟也少勤學問與圃隱鄭公友善及  
長鄭公薦入經幄官至知申事麗季政衰知兄浚有  
翊戴我朝志泣謂曰我家國之喬木當與國存亡達  
可國之柱石不可與之貳浚知公確不可動乃遣按  
廉嶺南三年不召未還而國革公痛哭入山改名曰  
狷字曰從犬蓋自貶其身而謂犬有戀主之誠也

太祖高其志擢拜戶曹典書公附奏曰願採首陽薇  
不爲聖人氓移居清溪蓋有貞肅公影堂也時或臨  
流登高西望痛哭土人名之曰望京臺 太祖定鼎  
漢陽與浚從十數騎幸清溪御影堂命浚召之公韜  
面牢臥浚撫衾言曰兄弟不見已數年矣能無孔懷  
之情乎公從衾裏答曰國破家亡無父無君焉知兄  
弟浚曰君名在勲券何謂無君公答曰勲券名下有  
簽署否浚憮然曰吾兄弟六人在世相依者惟吾與  
爾吾不忍見汝取禍聞汝改名書諸追勲矣因出告  
太祖曰臣弟堅隘不變臣亦無奈何矣 太祖曰今

不見我意在不臣然與我有舊不可以賓主見乎浚承命復入挽手而起將進見也 太祖命浚避于帳後乃降揖而成禮謂之曰誠能佐寡躬致治則豈非生靈之福耶公熟視良久曰頗記北面同事王氏時否 太祖笑而容之曰趙狷志操堅如金石不可奪也遂揮鞭而起環封其山以賜狷命築石室以表其節今圓通里尚有遺址公不肯居移住楊州松山因自號松山蓋取後凋之義而亦示不忘松京也臨歿戒子孫題其墓曰高麗按廉使勿書勲號及典書銜爾曹無業科以自靖 太祖命葬于遁村李集墓之

傍公之子不敢遵遺命書碑以我朝官無何碑忽中折只餘趙公之墓四字見者莫不驚異

雪壑齋鄭先生諱矩良度公良生之子也仕高麗爲諫大夫值我朝興與吉冶隱遜于晉陽冶隱止于金烏山下公轉入三陟 太祖屢徵不起 太宗諭以龍潛舊誼賜之劍以決去就其兄留後規弟判書符隨劍往三陟公將伏劍兄弟挽之曰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而並稱於三仁何嘗以囚奴之生不及刳心之死乎遂携公行到松山終不入城平日善鼓琴每奏一曲掩抑嗚咽 太宗聞其在松山招以賓師之禮

王溪集 卷十八  
猶不至 車駕幸新陵駐蹕於忘憂嶺下以待之公  
不得已赴召命授議政府左贊成寶文閣大提學終  
不膺賜第於南山下固辭不居乃錫以葬地名曰分  
土公不受復歸松山與趙元二先生分岡結茅以終  
身後太常議諡曰靖節以比陶元亮嶺南人建祠于  
安義縣

高麗判三司事元先生諱宣成安府院君顥之子早  
講義理之學與趙先生爲知心友當王氏運訖携手  
同歸隱於松山 太祖屢徵不起與趙公居比隣每  
夜吹簫相應其聲甚悲遺命墓不立碑戒子孫三世

勿赴舉以畢不事二姓之義

贊曰國之有廢有興如夜晝之常惟君臣大義萬世  
不可易也然三古以降人臣之能全節者蓋渺殷之  
亡只有三仁焉及周之衰委靡削弱無一人立節者  
逮夫漢唐以後亦不多見在我東則新羅之亡拱手  
以獻圖籍一王子外皆相率而臣於麗惟麗朝之革  
矢心不屈者何其多也蓋統三爲一拯生民於干戈  
功在萬世休養生息至於五百年之久其澤入人者  
深也苟非我 聖祖優容而樹其風聲曷能各遂其  
志植大綱於後世乎松山之人就三先生畢命之地

耳溪集 卷十八  
建書社以寓瞻依之誠以爲藏修之所可見我朝培  
養之盛傳之無窮矣

楓林申義士虬年傳

萬曆壬辰島夷蔽海而來義士申公赴防東萊當賊  
路之衝從釜山僉使鄭撥並力守禦衆寡不敵城陷  
而撥死公轉到兵營屬兵使李珣麾下已而兵營又  
陷士卒盡潰公被瘡幾殊間道歸鄉里泣謂家人曰  
賊兵充斥直向京城此正臣子一死報國之秋也因  
以手筆分田產於子女聚家僮募義旅鄉中願從者  
數百人乃自爲義兵將斬木爲兵裂裳爲旗馳赴寧

海與丑山萬戶權詮結爲聲援詮益與公卒數百公  
爲奇兵伏於葦長山下以遏逾嶺之賊大兵猝至驟  
如風雨孤軍不能支皆鳥獸散公猶厲氣鼓勇終日  
轉戰斬獲屢級而賊來益衆牽馬奴銀九泣謂公曰  
事急矣盍少避公厲聲叱曰將死鼓御死緩今日當  
決死以報國遂彎弓射賊竟死於亂鋒之下卽七月  
二十四日也賊退數日妻白氏求公屍於積骸之中  
顏貌如生歸葬於本縣酒登之原行人指點尙稱義  
士塚體察使柳公成龍錄戰功卹遺孤白氏年過八  
十呈狀節府道內多士聯名請旌贈而竟不報人皆



冤之噫盈德東海僻邑也去京師千里王化所未及而義士奮身草莽獨倡義舉提孤軍而抗勁虜身冒白刃血膏原野可謂奇偉不羣之烈丈夫也至今數百年無人乎表章名湮滅而不彰是方伯有司之過也寧不惜哉義士名虬年膽勇絕人慷慨好大節死時年四十九如睢陽之張許云家在楓林里嶺外士大夫爭著殉節事蹟稱以楓林義士義士弟龜年十二歲並喪父母與義士共居廬兄歿後終身不與宴飲以孝友稱孫英男登武科戍西邊值賊适之變從張元帥晚力戰有功錄振武勲並載縣誌

義士守門將文紀房傳

文紀房字仲律高麗名臣江城君益漸之後世居長興父炯夢屋上有大星飛下光燭地傍人言是房星也驚覺汗沾背是夜生子名以紀房爲兒戲騎竹馬剪紙爲旗自稱爲將羣兒無不從令十五讀史至張巡許遠傳慷慨擊節掩卷流涕膂力絕人善騎射與從祖弟明會同登辛卯武科選爲守門將壬辰島夷大舉入寇紀房與明會倡義起鄉兵從全羅兵使李福男丁酉八月賊踰宿星嶺兵使自順天轉到南原士卒盡散只餘褊裨五十餘人賊鋒薄城下紀房與

耳溪集 卷十八  
明會張日唾手曰今日當決死以報國鼓行由南門入賊圍城數重彎弓亂射殺賊無數右手指盡脫落更以左手射賊左手又脫紀房口呼一句曰平生殉國志腰下玉龍知明會繼之曰力盡鼓聲裏誰扶社稷危血書于衫袖遂與兵使同時搏戰而死卽丁酉八月十六日也奴甘金持血衫伏僵屍中脫身還家備陳殉節狀以血衫葬於高山並錄於宣武原從二等後本道多士二百餘人上言請褒贈禮曹下本道久不報嗚呼壬辰之難倡義殉國者湖南最多全城覆沒者南原尤酷李公福男名達于朝褒贈備至而

從戰殉義之士如文紀房兄弟同時並命尤爲卓絕不負少日慕巡遠之志可謂烈丈夫也已獨以地僻人微尙今泯翳而不章何以勸爲人臣者乎方今聖人在上褒揚節義無遠不彰謹敘死事始末以俟朝廷之搜採焉

自序

太史氏自序

朝鮮太史洪良浩初名良漢有所避改今名字漢師其先出於安東之豐山至六世祖大憲公諱履祥以德望大顯爲世名族祖諱重聖以文章名世父諱鎮

王漢集 卷十八  
輔不幸短年良浩生於景廟甲辰十歲而孤養於外氏師伯舅樛村沈先生先生謂其質美可教教之古人爲己之學良浩心悅之專心服事以家貧親老勉就舉子業十七八歲大鳴國庠二十四中生員試二十九中庭試文科選補翰林英宗大王特器之多所顧問每稱其博學同列頗忌之良浩益自斂晦數月特陞六品階直除侍講院司書掌試湖南得人最盛及禮部會圍魁元皆出湖南人至今稱之選入玉堂良浩不樂在朝求外知江東縣縣有水患民幾墊溺乃大築堤而拒之植柳而護之於是水患乃去

邑以殷盛號曰萬柳堤至聞於中國周年召還自此浮沉散銜已卯以正宗大王冊儲都廳勞陞通政常在喉院出爲月城尹洪州牧月城是東京故都專以作成人材爲務士多興起洪州有合德大池三郡仰漑近久湮廢申報方伯發萬餘丁疏鑿而增堤民至今賴之立石以紀功庚寅拜黃海道觀察使海西俗椎魯不重文學各於院宇置訓長教以詩書六藝士多讀書績文者翌年解歸間拜國子長獎拔才士拜經筵官屢侍講筵正宗初年權兇洪國榮以親屬心害之斥補慶興府使慶興極北不毛之地也良

浩居之晏然閉門讀書以自娛著六書經緯大象解  
萬物原始朔方風土記等書居三年國榮敗始召還  
上惜其沉屈卽授 英廟實錄堂上與聞纂修將以  
文學晉庸選拜弘文館提學自此官益顯旋授冢宰  
之任居銓三年張公道選人才人無訾議辛亥拜平  
安道觀察使是時居西藩者連以罪敗 上曰移風  
變俗非此人莫可面諭而遣之良浩感激知遇節財  
用充府藏勸武藝立戰馬大修戎務時象胥輩以我  
國錢荒中國價廉請換來唐錢朝廷許之良浩聞而  
驚曰民國自此受病矣此大事也雖在藩任不可無

一言亞尹幕裨力諫曰聞朝廷已有定算言之無益  
反受出位之責矣良浩不聽馳驛上疏曰伏以臣卽  
聞節使之行以貿來唐錢事將有咨請之舉臣竊以  
爲不可也夫錢者有國之寶源生民之命脉上操其  
權而下受其利旣不可以假人亦不可求假於人也  
蓋自黃帝肇創錢幣太公乃造九府以權輕重而三  
代不同制漢唐以來開國改號輒鑄新幣以變一代  
之耳目以收四方之利權其爲有國之所重如此故  
域外諸國各用其國之貨如龜貝刀皮之類用作國  
信以便民俗不相通用也惟我東方則箕氏之世已

耳溪集 卷十八  
有古錢而其制不傳麗朝則貨用銀瓶或鑄鐵錢蓋由地無銅產故也而夫麗之與元衣服官職事同一家亦未嘗借用唐錢可見形格而勢拘也逮我 聖祖朝稽古定制始鑄銅錢國用以裕民受其利行之百餘年上下便之而第以倭銅價高鼓鑄費多故錢荒比甚銀產又縮以致商譯之失業有此通變之策然唐錢一事蓋自 先朝晚年已有此議而朝論之不咸誠有所據夫我國所用通寶自是一王之制如衣冠物采各有典章不可與他國相混也議者雖云地近燕遼便同內服錢幣通用似無不可而第念疆

域既分名制各殊防限一壞奸弊百出矣此其不可一也我國雖曰褊壤地方數千里負山環海號稱強國兼水陸之饒擅銀鐵之利雖使不通他國苟得理財之方國用不患不足又何必借貨於中國乎今若請錢以資國用則既示人以貧弱將窺我之淺深此其不可二也試以利害言之今之譯舌輩慣見唐錢之徧滿街巷便同瓦石交易之價輒售倍筵故謂以持小易大可博什五之利彼若覺其然也漸減其估俾與相當則利權歸於異域操縱在於他手不出數年將無所利矣且西邊之民見其目前厚利將以銀

耳溪集 卷十八  
蔘緇布之類旨禁潛越換來唐錢譬如川決駟奔莫  
可防遏則域中百需皆渡鴨水民用日乏國計日耗  
矣將何以善其後耶此其不可三也以此三不可而  
只爲使行充包之利遽創前代未有之舉寧不重且  
難哉然臣嘗見大清會典有銅鐵不許外國之文則  
况以寶局鑄成之幣輕開尾閭之洩一任其有出無  
入耶區區愚見今雖咨請恐致見格則其於國體何  
如也尤不可不慎也臣職是外藩不宜與論朝議而  
地居西門事關邊政日見民國利害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恕其愚妄而留神裁處焉 上答曰唐錢通用

事不待卿三不可之說而旣料其未必十分無弊然  
貨泉云者周通無停碍之謂也通其路循物情也救  
其弊適時宜也許之欲其試可已之亦當在一號令  
間事而卿之有懷卽陳殊可嘉也及使還果見格於  
中國一如所論人稱以先見西海有檝島饒漁利中  
國人多竊居之幾至千戶積粟數百石有船百餘艘  
前後方伯皆不能禁至以兵器相抗朝廷亦置之度  
外良浩聞而憂之曰今雖姑息蔓難圖也乃陳聞于  
朝卽遣裨將及龍川守諭以兩國約條至嚴終若執  
迷不變當移咨鳳城彼人大懼叩頭謝罪自撤其居

而散去不敢復東漁城西有武烈祠卽皇明尙書石  
星提督李如松崇報之所也地形隘陋棟宇頽圯乃  
一新其制拓而大之叅將駱尙志壬辰之役有先登  
陷城之功故乃啓請追配而酬其功 上亟可之遣  
官諭祭命與列邑守以甲冑將事聞風而觀光者七  
千餘人二年而報政以年滿七十入者社嘗於筵席  
請頒 御製金滕書 上心是之而時議闕不行薦  
拜典文衡八載凡三入撰進興王肇乘四編 上優  
批答之比之國家琬琰命內閣刊行甲寅子樂浚登  
科良浩語夫人曰門戶過盈不可居也唱名之日詣

闕陳疏請致仕 上雖不許而識者多之時有蜚語  
陰中之不安于朝屏居江上自此不復從宦秩視貳  
公優遊西樞決意求退自少喜古文手不舍卷力追  
古作者自視歛然嘗謂西漢文章賈太傅爲冠非太  
史公所及輯賈子粹言詩則以盛唐爲軌往往有自  
得之趣而未知後人視之何如也先是壬寅以皇帝  
壽滿七十朝廷遣特使進表賀難其人廟議咸屬於  
良浩於是充副使撰進表咨及還上疏陳六條曰車  
制曰甓法曰牧驢羊曰禁銅器曰罷氈帽曰肄華語  
上下廟堂稟處後竟不行甲寅皇帝將設年終宴命

王澐集 卷一  
我使進叅時良浩年過七十 上意欲遣良浩問卿  
老矣能作萬里之行乎對曰臣雖老矣猶堪一行臣  
子樂浚名係朝籍乞命護行焉 上問文臣曾有請  
暇赴燕者否對曰故相臣鄭太和爲上使其子載嵩  
以兵郎特許陪行可引例也 上許之人多憫其老  
而獨賢良浩曰老來再遊中國亦一快事遂道然而  
往曩時初入燕京翰林修撰戴衢亨聞名求見詩筆  
乃書示紀行詩二篇衢亨大加推詡曰詩則清適老  
健筆則大類李北海贈以古詩長篇乃以文房爲贄  
是行衢亨適以學政出外中朝無知面者及領賞于

午門禮部尙書紀勻頒賞來相去稍遠無以交話以  
時注目及退出遣象胥致款曰久仰高名交臂而失  
之殆有數焉今聞令郎學士隨來求與相見乃遣樂  
浚造門紀公步出中門而迎之延置上座曰夙慕尊  
大人盛名今也望見而不得接語可恨因求見詩文  
以宿稿二弓贈之紀公大賞之各著詩文序使其門  
人蔣詩書而遺之文則比之李翱劉蛻間出入於眉  
山父子非宋明文人所及詩則全學盛唐而叅以香  
山風韻不料今世乃見如此氣格又以長書請與定  
交可謂海內知音也歸時贐以宣德御硯一部蓋明



耳溪集 卷十八  
訖後流落民間者也良浩作長箋以謝之是後節使  
之行輒有書贈以文房奇品皆東方所未見者也其  
中漢威斗乃是西京舊制可作傳家之寶顧僻遠之  
邦無物可償文房諸品各成銘贊以報之紀公有文  
章盛名掌禮部十餘年士林以爲標準與良浩同年  
生也中歲占一區於牛耳之洞有水石之勝每解官  
騎驢出遊自號曰耳溪居士中國人逢東使輒問耳  
溪安否

雜著

原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爲類爲事則爲理爲法  
自其類而言之天地亦物也物莫大乎天地則必有  
當然之則天之則高以覆地之則厚以載日月之則  
光以華星辰之則秩以著風雨霜露之則和以時山  
峙而澤融鳥飛而獸走火炎而水潤木植而金革此  
之謂當然之則盈兩間者莫不有其則而況於人乎  
人生於天地之中介乎草木鳥獸之間能卓然並立  
爲三才者其則曰仁與義物得其則謂之常物失其  
則謂之變然則人而不仁人乎哉人而不義人乎哉  
物不得其則猶謂之變而況於人乎人莫不有是身

百體備焉人莫不有是心萬事出焉頭之則直口之則止氣之則肅言之則忠耳之則聰目之則明手之則恭足之則重坐之則尸立之則齊頭之不直謂之邪口之不止謂之狂耳之不聰謂之聾目之不明謂之瞽手之不恭謂之躁足之不重謂之跛氣之不肅謂之惰言之不忠謂之僭此之謂身體之變也孝爲事親之則忠爲事君之則兄弟友爲則朋友信爲則夫婦和爲則長幼序爲則事親不孝謂之悖事君不忠謂之逆兄弟不友謂之賊夫婦不和謂之亂朋友不信謂之妄長幼不序謂之犯此之謂行爲之變也

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有其則一體之不得其則非仁也一事之不得其則非義也不仁不義心之不得其則也心得其則則萬事之則皆立心失其則則萬事之則皆廢何謂心之則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其惟心之謂與操存則守之爲仁發之爲義以之治身百體皆得其則矣以之修行萬事皆得其則矣措之家而盡家之則施之國而盡國之則治人而盡人之則理物而盡物之則上而天地日月霜露風雨不失其常下而山澤禽獸水火金木不失其性矣堯以是爲堯舜以是爲舜禹

耳溪集 卷一八  
湯文武以是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是爲周公孔子孟子皆所謂盡爲人之則者也今人見天拆而地裂山崩而澤翻日月之薄蝕星辰之錯雜冬雷而夏霜烈風而驟雨必將愕然相顧謂之變惟不祥而於人則不然視人之不能居仁由義舉皆恬然不以爲異乃反曰是固人之常也是何明於物而暗於人也知其則而不思所以行之者不明也行而不能造其極者非勇也盡已之則而不能盡人之則者非仁之至也盡人之則而不能盡物之則者非義之盡也故曰惟聖人爲能踐形

### 原象

氣本於理形成於氣象生於形而理反寓於象君子見物而知其象卽象而思其理反以求諸身故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物莫健於天故君子見天之象則必自強不息也物莫厚於地故君子見地之象則必厚德載物也以至天之所覆地之所生凡諸含氣而寓形者莫不各有其象君子見日月則以其明見星辰則以其文見風雷則以其迅見雨露則以其潤見山嶽則以其止見江海則以其涵火然而泉達金剛

耳溪集 卷十八  
而石堅至於麟鳳之隱見龍虎之神變牛馬之致遠  
鷄犬之信蜂蟻之羣鳥獸之象也松柏之貞直蘭蕙  
之芳馨菊之幽蓮之潔竹之勁草木之象也物莫不  
有象於人獨無象乎頭圓象天足方象地日象日月  
口鼻象山海毛髮象草木呼吸象風雷近而取諸身  
遠而取諸物耳目之所寓思慮之所及無不有自然  
之象何往而非道何往而非學哉然而見物而不知  
其象知其象而不能以者何曰不思之故也孟子曰  
思則得之不思則失之思之深則知之精知之精則  
以之必以之必則天地萬物之象備吾一人之身於

是乎撫吾形而無愧矣有其形而無其象者未之有  
也有其象而無其理者亦未之有也君子以之百姓  
日用而不知

乞明文

丁酉之歲月貞于坤兼山子單車一劔北乘塞垣躒  
鐵山穿鬼門躡肅慎之墟薄瑟海之濱于時層冰裂  
肌剛風伐骨榮衛外逆神魄內奪兩眼凝翳荒於矚  
物歷冬徂夏恧縮煩鬱乃於八月之望雲斂霜潔薄  
遊海上言觀出日已而東方欲曙大明初昇光氣曠  
爍天宇昭澄萬象皆形百蟄齊興不敢正視舉睫微

耳溪集 卷十八  
睨心醒氣豁如痾脫體於是竦肩抑首端肅矢辭曰  
煌煌太陽照臨寰域其德孔明旁燭无極靡幽不賜  
靡遠不晰句萌之微資焉而榮坼昆蟲之蠢待之而  
跂躍代天之視錫地之光微我曜靈萬物其盲有臣  
在下受氣憑生假形人羣稱物之靈亦具五官恃目  
而行仰天俯地識陰知晴能辨衆色黑白丹青云胡  
近日漸失常職如花似霧有物來隔向陽則羞久視  
則惑捎風撲寒淚不悲滴一矢之遠不分蹄角數指  
之近莫捫蚤虱昔未知人自取顛蹶今不辨物有目  
無目明窓旭朝難尋細晝夜燭如月憚窺簡策平生

嗜書甚於梁肉食猶可去書不忍擲自少及老相守  
爲命凡百翫好可謝可屏惟書載道道豈暫離人而  
離道死之不如忽忽墨墨肉走尸居中身始過已非  
故予若又數年殆其瞽歟於赫日君爲明之主胡奪  
予視不比凡類伏願矜臣迷瞶哀臣狂攘剔厥內障  
賜以餘光洗瞳易睛炯若曙星遠辨匹練讀兼十行  
見一反三察粗透精莫逃妍醜洞劈僞誠於以燭理  
於以衛身俾卒恒業頤臣餘年仰籲伏禱從卯盡辰  
蒼茫惚恍若有覲然玄衣三趾羽蓋翩躑口啣丹書  
近臨頂顛日君有詔聲入耳傳輝芒下射如徹腑肝

耳溪集 卷十八  
聆爾之辭悉爾之情汝誠予感予訓汝聽曰明爲明  
在德非形天無私畀人得而靈其性甚睿其氣至清  
方不盈寸神明攸入上貫三極旁通六合幽抉鬼膽  
深鉤月窟瞭百代之損益致千歲之至日視不假目  
龜徵著決汝則固有旣全無缺爾目雖眯爾知本慧  
學不迷方有猷有藝天不汝嗇惟汝自又冥行窘步  
非目之罪知人帝猶病聽言孔亦改行有利室路有  
平隘勞汝之形拂汝之慮益智忍性天其篤汝如彼  
良玉琢乃成器如彼寶鏡磨爰發彩視之不良無害  
耆壽以吾之大亦有夜晝焚焚品庶孰不懸目外拭

明珠中塗黜聖離婁巧睇何補於德左卜失明名輝  
竹帛收視反照獨觀昭曠不以已蔽不與物往知微  
知彰可哲可聖吾無汝助盍反求之明不勝用汝有  
良師於焉專精默聽蹶然拜稽如夢大寤如瞽復視  
跪告靈臺敬保罔墜

李樹滋字說

月城李上舍學祖名其子曰樹滋問字於耳溪翁翁  
曰善哉名乎請字以德秀學祖請其義翁曰今子命  
名豈非取周書樹德務滋之言乎其義則先儒已釋  
之矣吾將因其文而喻之以學焉夫滋之爲文從草

正溪集 卷十八  
從絲蓋謂草之始生如絲也草之始生也得水以潤之然後枝葉乃滋人之畜德也學以聚之然後其德乃大秀之爲文從禾從孕蓋謂禾之發穎如物之懷子也能秀則斯有實矣故草生也必求其滋旣滋矣必至於秀滋者秀之基也秀者滋之功也人之爲學亦猶是矣然草之秀也由水以滋之人之秀也惟德以養之以是表德不亦可乎遂書其說以贈之

渾儀說

上古之世有司天之官與司地司人並立而分職聖人朔玉衡之器正日月五星之運以治曆明時羲和

之官位居四岳之上夏商以來漸失其職胤侯之征羲和謂之尸厥官是也故璣衡之制遂不傳秦漢之間洛下閎鮮于妄人之徒乃以渾天蓋天之法代璣衡之器聖人測象授時之妙已不可見而漢儒以渾天爲近古傳之歷代用作曆象之型範然天日進退之度月星盈虛之晷餘分置閏之數歲久則不能無差差之積而失日日之積而易月推步之數每與天運不相合是以考時正曆代各異法此由於專任推步而疎於測象故也近世泰西之人始造儀器極精且巧多發前人所未及中國翕然信之而獨未及傳

耳溪集 卷十八  
於我東雲觀所用只做久遠之死法不解運用之妙  
鍵吾宗人蓋榮博聞而多藝有志於司天之學手造  
運天之器斟酌古今間寓已巧天日月星之進退盈  
虛各循其軌機緘自運躔度不差四時中星隨節立  
見牙輪依天而轉候鐘應時而鳴蓋不階師承獨闡  
其奧周禮所稱智者創物巧者述焉者殆近之矣余  
聞而奇之恨未致之座右目見其旋斡之妙也蓋也  
錄其大畧走書千里求一言以發揮之余喜天學之  
有傳爲此說以贈

少尹洪公載遺事

公姓洪氏諱載字德輜安東豐山縣人也少受業於  
牧隱李先生中恭愍王己酉科官少尹郡事時正言  
李存吾司議鄭樞抗言斥辛旽被譴去公憤然欲爭  
之牧隱義之誠曰面折廷爭自有其時何爲就死地  
乎及旽敗而時事日非公歎曰殷之將亡比于死微  
子去各遂其志可也遂決意歸田牧隱圃隱陶隱陽  
村諸公皆餞于都門貞齋朴宜中時在外未及送致  
書贈詩曰節序忽已暮客行何所之一身長作梗雙  
鬢已成絲短帽風聲急疎燈夜影遲昨非今始覺事  
事不如期公南歸路入三嘉愛其山水仍卜居焉名



曰杜心洞自號以晚隱聞冶隱吉公退居金烏山下  
一往訪焉足不復出門與咸陽人趙悅李午杖屨相  
從以終老遺命歸葬於豐山先隴子孫散居嶺南公  
我先祖郎將公之從父兄子也郎將公當麗衰棄官  
歸鄉有見幾不貳之節公又與圃冶諸公爲友潔身  
而全節則當時家庭之間必有所講明者而文獻無  
徵惜哉今其遠孫霖浩得遺事於咸陽趙氏之後來  
示良浩於是謹掇其出處大畧以章吾家世名節之  
懿

博奕供

博奕者天下之賤技也古人謂之牧豬奴戲投之江  
水獨聖人稱猶賢乎已者何也蓋天之生人各有其  
職將有事于四方也若飽食煖衣終日無所用心則  
心之所之有萬其變不有以操之或上而天或下而  
淵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紛然而來誘將何以應之耶  
是以必有所寓然後神不離舍爲一身主彼博奕者  
雖曰小技譬如臨陣對敵決死生於呼吸定輸贏於  
纖忽心不可須臾放也此乃聖人卽物垂教以示存  
心之要法夫豈以博奕爲可從事哉然則士之所可  
用心賢於博奕者亦多矣曷不反隅而推廣焉

王漢集 卷十八  
乾坤策

庭說  
擬作

王若曰乾坤開判之前其體若何盤古之後果有三皇乎邵子十二會計之其幾會乎

臣對天地果有始乎曰有惡乎始曰始於無始天地果有終乎曰有惡乎終曰終於無終然則天地果無始終乎曰人知有始之爲始而不知無始之始也人知有終之爲終而不知無終之終也惟其無始也故所以爲天地之始也惟其無終也故所以爲天地之終也故古之論天地者莫詳於易而未嘗言其始終焉其曰天玄而地黃者言其色也其曰乾健而坤順

者言其德也穹然而上隕然而下者言其形體也雲行雨施萬物資生者言其妙用也至於動靜消長闔闢變化之機無不備言而未嘗言夫始終也然則天地果無始終也何謂無始之始何謂無終之終曰從而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始終何獨於天地乎從而無之則萬物皆無有始終而况於天地乎蓋嘗論之凡物之有形者有始而有終無形者無始而無終今夫天地亦一物也可得而始終者有形之天地也不可

耳溪集

卷十八

雜著

三

見者聖人詳言之矣易之所論是也人之所不得見者聖人存而不論非故不言也言之而人不知耳今我 殿下听庭發策乃以天地未判之前爲問大哉王言此實千聖所未發之旨六經所不論之理也草莽愚臣何敢開口辨論仰塞垂問之盛意乎然臣不敢知 殿下所以下問者是有形之天地耶抑無形之天地耶無形者無始而無終不可言其開判之先後也臣請以有形之天地仰對焉臣伏讀聖策自乾坤開判止其體若何拜手稽首乃言曰乾坤開判之前卽天地未闢之時也蓋乾坤者天地之性情而陰

陽之定位也當其未判之時積氣紛綸混沌沌靡有形象莫見涯涘及其輕而清者升而在上其形圓其色玄其性動是謂之天也重而濁者降而在下其形方其色黃其性靜是謂之地也天非自名曰天人仰觀而强名之也地非自名曰地人俯視而强名之也然則天地開判之象可得而推也噫天地之生久矣自夫人物始起書契可徵之後曆家推之史氏記之尙不知其幾億萬載則而况於始生之初乎而况於未判之前乎試以傳紀所聞言之三統之說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此其爲天地開判之候乎至若形

耳溪集 卷十八  
如鳥卵者渾天家之說也自相依附者邵雍氏之論也然此皆懸空意度如瞽者之揣日耳果孰見而孰傳之耶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致者以數推之也孔子曰十世可知也者以理占之也至於數之所窮理之所窒聖人蓋闕如也雖然天地一天地也有有形之質有無形之體有形者有時而壞無形者無時而壞壞者成之反也自其成者而觀之則壞者之形可得而推也自其已判者而見之則其未判者之體可得而想也至於成壞判合相禪不窮而有不變者存焉此則所謂無形之體也以無形之體生有形之

質有形復歸無形無形復生有形有無相生茫無涯極玄玄妙不可名狀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有形之天地也太極者無形之天地也又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有形之天地者器也無形之天地者道也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易何嘗不言天地之始終乎臣伏讀聖策自盤古之後止幾會乎拜手稽首乃言曰盤古之說作於外史三皇之名見於稗官此皆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言其有其無靡所考據故仲尼刪書斷自唐堯馬遷記史包犧是首前此以往非臣攸聞然厥初生民始

有君長所謂盤古也三皇也其名則未必是而其人則不可謂無也元會運世以象年月日時于以窮宇宙之終始盡造化之功用此邵氏之數學朱子之所推則可謂經世之至論也試以其十二會推之則曆家之說以唐堯元年甲辰十一月夜半子時爲曆元而謂之正當午會臣未嘗握算推之不敢質言其必是而天地之氣數極盛於唐虞之際譬如太陽中天萬象亭午其理殆近之矣然聖人之學貴乎切問而近思帝王之道貴乎隨時而致治若夫盤古三皇之辨有亦可也無亦可也無益於思辨之工也氣數之

運與道升降苟有唐堯之德則雖不當午會之運亦可致休明之治試以一會一萬八百之數計之則自堯以來至于今日尙未過午會而三代以降治理日卑運之盛衰顧不在人歟臣請舍是而極言天地之道可乎夫今之天地卽古之天地也日月麗焉星辰係焉者人之所謂天也山嶽峙焉河海載焉者人之所謂地也然此所謂有形之天地也其無形者不可得而見也所謂無形者太極是也太極者立乎天地之先而不見其始行乎天地之後而不見其終無定位無常名在物爲理在人爲性在帝王則爲皇極天

耳溪集 卷十八  
有時而壞而此極不滅焉地有時而毀而此極常存焉堯舜禹湯文武之相傳傳此極也孟子以後失其傳失此極也惟我 聖上繼箕聖之統建皇極之治功成效著三十年于茲矣誠願執此之極堅如金石行此之極信如四時無事不建無物不體則所謂無形之天地者不外乎 殿下方寸之內矣何必求之於穹然隕然之間耶惟 殿下懋哉臣伏讀聖策自子諸生止悉著于篇臣拜手稽首乃言曰臣既以皇極之道仰獻於黜纘而復有所進焉夫極之爲名如屋之有極不植則僵不建則壞植之建之之道惟在

乎不息易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已亦不息也不息不已然後無始無終天地之道於斯備矣竊爲 殿下誦之臣謹對

增廣文科初試策題

問惟海有四最鉅于東日月之所出江漢之所宗積水來匯何氣使成萬族攸藏何物最靈扶桑之根植於何巔幼海之波發於何源三神有山孰履其域六鰲並峙誰斷其足渤海之東實惟歸虛無底之谷窮于何倪三溟之水與月虧盈出日之方潮何不生精衛何怨木石以填麻姑何壽三見揚塵長臂之衣獲

於何涖毛人之舶見於何代黑齒玄股紅夷朝陽貌  
詭種別疇克殫名至若羲仲分命東宅何界虞化四  
暨東漸何海渭叟避地宣聖乘桴君子攸居奚慕斯  
遊魯連耻秦田橫逃劉義士抗節何擇是求鞭石之  
威將駕奚之狙擊之勇厥奮爲誰斯皆左海之勝蹟  
前代之遺乘時移跡遠可考而徵歟惟此箕邦實臨  
東洋辰分析木波連嶠暘禮有小華之稱教本殷師  
之封建我 聖朝文彩煥炳跨羅掩麗於斯爲盛地  
居寅賓化理之昭朗歟氣乘陽木俗尙之敦讓歟環  
水爲壤險莫競也按海爲利富莫並也夫何世級之

降豐極而弊生文不振歟士罕博古而通經俗未淳  
歟民多趨末而好爭至於客船東漁海氓多困於輟  
耜浦戶日詘都人每艱於食魚凡此數者皆不古若  
地非改舊事或有錯靜究厥由何術能復可使鯨波  
不聳浪舶遠跡魚鼈於牝輕車就食國有湯池之固  
民擅陸海之沃耶濟濟髦又游泳學海曾吞夢澤舌  
決長河庶窮源而滂流期一振於頽波

增廣文科覆試策題

問禮曰君子比德於玉德之可比者固多而必取於  
玉者其故何歟詩言文王之玉相傳稱孔聖之玉振

皆是比德之意而曰相曰振之義可得條陳歟衛武之學讚其琢磨子貢之器許以瑚璉學之欲其琢磨器之必稱瑚璉果何意歟或曰容觀玉聲或曰山立玉色聲與色之必貴乎玉者亦由於比德而然歟白圭可磨戒存慎言尺璧非寶意在惜陰其說皆可得聞歟席上之珍可見吾儒重聲價之稱積中之韞實出聖門質行藏之意亦可以一一推言歟他山之可攻固是進厥德之工而匹夫之爲罪胡異不去身之訓歟磻溪之釣雖爲聖人受命之符秦庭之抱反致弱國被兵之災何歟洪範之稱玉食箕子之歎玉杯

同是玉也而義之不同何歟君子之不寶金玉古有其說旣稱比德而又曰不寶者何歟大抵玉之爲物有溫潤以澤之仁有縝密以栗之智其義焉廉而不劌其禮焉垂之如墜之忠也之信也無不畢具六德咸著一疵不存是以古之君子有取於斯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有若山之含輝澤之自媚佩飾焉在此奉執焉惟是溫如其姿粹然其容蔚有顛昂圭璋之譽璀璨琬琰之光此可見玉藻比德之效而奈之何挽近以來學士大夫或多銜以求售恬不自守不免燕石之混珍尠有荆璞之待價子罕之不貪未聞其風



耳溪集 卷十八  
空谷之生芻莫覩其人  
有識之寒心厥惟久矣  
何以則使懷瑾握瑜之士  
有砥名礪行之實克保不磷之  
操勿貽無脛之譏措一世於玉  
無瑕之域歟今幸如玉之士  
于于盈庭須展切磋之學毋或  
金玉爾音

耳溪集卷十八 終



